

一年天下

典藏版
(下)

煌瑛
著

天子
夫妻


相守
几许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一年天下

典藏版
(下)

煌瑛
著

 浙江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一年天下 / 煌瑛著. -- 杭州 : 浙江文艺出版社,
2019.10

ISBN 978-7-5339-5804-6

I . ①—… II . ①煌… III 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 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9) 第 189213 号

YINIAN TIANXIA

一年天下

煌瑛 著

出版发行 浙江文艺出版社

地 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 (邮编 310006)

网 址 www.zjwycbs.cn

责任编辑 瞿昌林

责任印制 张丽敏

封面设计 归 鱼  设计 QQ:1067244694

内文版式 风吹雪

封面插画 白 岫 不语氏

印 刷 三河市嘉科万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

开 本 710 毫米 × 1000 毫米 1/16

字 数 1253 千字

印 张 59

版 次 2019 年

印 次 2019

书 号 ISBN

定 价 128.00

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(如有印刷质量问题)

I247.5

五H22

3



目 录

255	234	203	183	156	123	094	053	023	001
第二十章·覆天	第二十九章·退守	第二十八章·废后	第二十七章·倒相	第二十六章·狠毒	第二十五章·出路	第二十四章·托付	第二十三章·刺杀	第二十二章·弥散	第二十一章·变乱



第二十一章

变乱



腊月初七是皇后生日。因为今年兰陵郡王遇刺，她无心庆祝，早早谕示各处免去入内行礼，但贺礼与皇帝的赏赐少不了。

平王送进一大缸瓷制的花哨东西，流水注入便有暗轮转动，带动一缸瓷鱼摆尾、瓷花摇曳，还有瓷的大小水禽在水面游。素盈实在没有闲情盯着这东西看一整天，不过稍看几眼也看出花了心思和大价钱。

崔落花领命，带了几名宦官携皇后的赏赐出宫。正在籍禁司验证准条，有人从后方扯她衣袖。崔落花一低头，被真宁公主吓了一跳。

小公主今天又换了男装，目的不言而喻。崔落花急忙拉她到一旁：“殿下这是做什么？”

“你食言了。”真宁没忘记她前些天的承诺，但不打算挑这时候发脾气，直截了当地说，“我现在就要出去！”

“宫中事情突然忙碌，未能及时遵守承诺，请殿下宽容。”崔落花怀着歉意说，“但今日实在无暇护卫殿下，请容改日。”

真宁满不在乎地说：“我穿这身衣服，又不是随便哪一家跑出来的孩子，还有人敢起歹意不成？”

“殿下切勿高估歹人的见识。”崔落花说罢，招来两名宦官，要他们送真宁返回。

“既然他们有空陪我走回去，不如陪我出去。”真宁固执地不走。崔落花既不能错过出宫的时辰，也不能装作不知道她的企图，只好立刻差人禀报皇后。

不一会儿，那宦官带回来一个人，崔落花与真宁都远远认出那身影是谢震。

“是你。”真宁笑道，“听说父皇不舍得放你回北边去，如今在哪里高就？”

谢震躬身回答：“下官暂任禁军统领。”

宦官道：“娘娘说，公主几次三番擅自出宫，本该重责，但这回是丹茜宫女官有言在先，不可出尔反尔。下不为例。只是金枝玉叶不容有差错，务必要谢将军护卫，公主不可

任性妄为。”

真宁噗地笑道：“我又不是第一次出宫，哪一次死在外面了？”

“殿下！”崔落花斥一声，转向谢震，“有劳将军。”她担心地看了真宁一眼，带领宦官们去办她的事。

谢震与真宁出来，有侍卫牵来两匹马。真宁本不高兴，见有马可骑，又雀跃起来，但是指着那两名侍卫说：“将军一人跟着就行了，用不着他们。”

“万一……”

不等谢震抗议，真宁笑嘻嘻地说：“平安无事，要他们没用。万一我真有危险，将军豁出命相救便是。反正我有三长两短，你也一样没命，何必多拖累两个？”

谢震上马问：“殿下打算去哪里？”

“别多问，跟着就是了。”

下过一夜雪，道路泥泞且滑，两匹马走得很慢。真宁这回出宫是得了准许，并不心急，一边悠闲前行，一边看。

他们走的这条路由宫城直通出来，避开衙署，但真宁却听见天地之间有一阵阵人声躁动，沿着低垂的云层下方隐隐传来。

“什么声音？”她问谢震。

谢震没回答。真宁这一回头，看清他除了腰间挂刀，鞍前也横了一支短刀，仿佛随时要与敌人兵刃相接。她心里不由得惊骇，却并不想返回去，反而对宫外的事更加好奇了。

两人向明德书院的方向前行，一路遇见许多人骑马来往。虽然雪天道路不宜行走，但这么多人骑马来去，还是充满异于寻常的气息。那些人有不少相互认识，迎面遇见时神色或激愤或凝重，没有寒暄致意，却在相互指点方向。真宁暗自矚目，到此时方有些害怕。

“这些是什么人？他们要做什么？”她原是骑马走在谢震前面，不知不觉慢下来，仿佛走在他旁边更安全。谢震仍不回答，眼睛却没有离开周围来往的人物。

到书院附近，终于清静。真宁心中惴惴不安，说不清是因为刚才的所见所闻，还是因为即将再次敲门。

开门的却是个老妪。真宁一问才知，有贵人送了李怀英一座小宅，他们夫妇已搬走了。门关上半晌，她仍有些不知所措。

谢震说：“在仙鹤坊。”

“你知道？”真宁恍然大悟，“他的贵人是东洛郡王。你去过他家？”

“下官与李先生并无私交，只是听郡王提起过。”谢震说，“殿下要去吗？不远。”

真宁笑道：“当然要去看看李先生的才能在郡王眼中值多少钱。”

两人又骑马走过几条街，不时还会遇见骑马来往的壮士。见谢震一身武官装束，有几人本想过来说话，但见到旁边的真宁，便走远了。真宁由衷诧异：“这些人到底是做什么的？”谢震仍然只是看，不回答。

行到仙鹤坊东南角，果然有座新整饬过的小宅院。谢震上前叩门，对开门的仆人说：“请报知主人，禁军统领谢震来访。”

真宁下马笑道：“有能使唤的仆人了。”

不多时，李怀英接出来，身上衣袍簇新，看起来精神抖擞。见到公主，他颇为惊异，一时间手足无措。真宁尴尬笑道：“看样子东洛郡王不曾亏待先生，我放心了。”

李怀英想起该跪拜，真宁急忙双手搀住，就势问：“先生不在书院教书了吗？”

李怀英躬身回答：“殿下有所不知，书院自冬至起有冬假。”

真宁笑道：“好。正经的学生都得闲，没人同我这不速之客争先生了。”

李怀英向一边闪避，说：“寒舍简薄之处，还望殿下见谅。”

往内走了没几步便是正厅，李怀英将公主让到上座，请谢震陪坐。李家丫鬟进来献茶，举止规矩，茶也有模有样。真宁自然看不入眼，但也感觉到今非昔比。李怀英又问是否容冯氏出来拜见。

“不必，”真宁摆手说，“我今日有时辰管着，来日她封了诰命，有的是见的时候。先生请坐。”

李怀英恭谨地立在一旁，这时候才坐下。

真宁含笑说：“原有许多事想请教先生，专跑去书院。陋室寒窗，令人头脑清醒，听得真切。不期先生换到这里，温温春煦，我一进来就头昏脑涨，想不清事。倒是路上遇见怪事，一群壮士策马来来往往，不知道是哪一桩？”

李怀英看谢震一眼，谨慎地说：“这事，谢将军应该比草民清楚。”

谢震目光避开真宁，说：“此事不便私下议论。”

真宁反而更好奇：“我私下什么也不说，你拿什么去禀报皇后呢？”

谢震不予理会。

李怀英干咳一声，化解尴尬：“谢将军绝非飞短流长之辈。”

真宁无所谓地笑道：“是呀，谢将军在皇后面前绝无谗语，所以皇后只信他一个。若非皇后要他监视我的一言一行，单凭我，哪能使唤他来保驾呢？”

谢震怕她越扯越离谱，简洁地说：“前些天，卫侯、衡侯在京中遇袭，抓住几名嫌犯。大理寺狱里打死一个，是羽林军。”

真宁哦一声，兴趣不大。李怀英接着说：“传说，卫侯、衡侯是在宫中冬宴上侮辱武人才挨的打。结果大理寺还没有结论，就打死武人。羽林军群情激奋，同僚亲友相邀，去大理寺门前叫嚣，要放人。”

“这可是诏狱！”真宁瞪圆眼睛。

“圣上也没要他们把诏狱办成冤狱啊。”李怀英摇头说，“大理寺狱这样打死人，普天之下，哪里还有能找出清白的地方！”

真宁斜眼看谢震，忽然问：“冬宴你也在场，卫侯、衡侯到底写了什么诗？”

谢震想了一下才说：“下官不懂诗，也记不太清楚，只记得当时东宫说好。”

李怀英看看他们两人，道声“失陪片刻”，去后面书房取来一叠纸，说：“这种应制诗作，年年都会流传出来。”

真宁翻看，先看见谢震所写，读完抬起眼睛瞥他，说：“你以后还想凑这种热闹，最好多练练。”

谢震冷漠答道：“下官有空，宁可练别的。”

“可你拿出这种东西，怎么赏你呢？难道要东宫先戳瞎双眼？”真宁嗤地笑道，“我父皇倒是会重赏你，人们会以为他偏心皇后，爱屋及乌，早就盲目了。”

“殿下！”谢震出声制止，而李怀英被公主说话的态度惊呆了。

真宁低头继续翻看，拿出宰相诗作，说：“你看人家，一样是军功出身，不管学什么都能学好。拍马屁的人也不至于太为难，可以骗自己那些阿谀奉承都是真心话。”她嘟哝着翻到卫侯的诗作，突然不作声了。

诗写的是少年士兵种下一株梅花后，便销声匿迹。梅花孤独地等了二十年，昔日的少年变成将军雄赳赳地返回，不识故地，却当自己是开疆辟土的英雄一样骄傲。

对于拼上性命从敌寇手中夺回疆土的士兵来说，这种评价很不公平。真宁又看衡侯的诗，意思差不多。这可是会流传民间的诗作，他们两人无论脑子还是胆子，都不至于公然在国家交兵之后，写这种不开眼的诗。

她产生怀疑，仔细将所有的诗翻一遍，出神地想事情。过了一会儿，她问：“先生，这些诗可以送我吗？”

“殿下请便。”李怀英看她将诗稿叠起，试探说，“我听闻，这两位侯爷向来不太喜欢武人。前些年，因为香料耗费巨大，国库吃紧，他们还提出要裁武将的俸禄。”这话是向谢震说，“香料不过是消遣之物，武将俸禄却关系国家典制。似他们这等贵族，真能拿这两件事相提并论吗？”

谢震与李怀英并无交往，只是听素沉提过几次，说这人有忧国忧民之识。他原不是来闲聊，尽量沉默，此时见真宁自顾自出神，无人接话，他才叹一声说：“岂止是他们……”

真宁忽然插嘴问李怀英：“我不明白。国家既然仰重武将，又怎会让武人落到这境地？”

“这事应由谢将军来讲，更为务实。但殿下发问，草民愿将拙见摊开，与二位切磋。”李怀英侃侃而谈，“祖先制度，兵权不予小姓，我朝大将军多是睿、素两姓。后来为防亲王拥兵自重，大将军不授予亲王及三代子孙。而素氏大将军若有姑侄姐妹在宫中，难免有发兵相助的隐患，因此大将军亦不授予后妃家人。久而久之，南北边镇大将与皇家血脉越来越远，世居边境，不问京城，与朝廷疏远了。”

他看了看谢震，继续说：“北镇又因为格外荒僻，百年之前战乱犹多，两姓大将战死

无数，两姓无人愿意驻守，因此将世袭边镇将领的职位授予小姓，譬如林家、谢家。他们在边镇声望颇高，但在朝廷中说话乏人响应，疾苦难以上达天听，南北皆是如此。”

“秀王作乱之后，朝廷不是待北边挺好的吗？”

李怀英又看谢震，说：“秀王之乱本是一次契机，边镇将领协助朝廷平乱，功不可没，若是把握机会步入朝堂，或许可以扭转地位。但是，边镇将领在朝中，其实难以为生。昔日的北镇大将军、清河郡公白效圣，在离开边镇后无所事事。这还是昔日素氏七家之一的清河郡公呢。至于其他将领，转为京官后，前程更为狭隘。他们已经很难真正离开边镇，在朝廷扎根。便是谢将军，也从宫中出来，又回战场去了。”

真宁扫了谢震一眼，皱眉问：“南边呢？”

“南边已有几十年没有战乱，兵销革偃，士兵半耕半戍，尚可为生，但是……”李怀英抬眼揣摩她的态度，说，“我朝武将唯有战功才可升迁，譬如龙骧将军、谢将军。南边没有战事，几十年来几乎无人升迁。好一点的，譬如清河郡公的小儿子，为求军功，专门从南边转迁北镇。这是他家的门路。我听说有些武将为求军功，不断骚扰边境，劫掠百姓，谎报敌情，为害一方。”

“真有此事？”真宁闻所未闻，震惊地去向谢震求证。谢震还是不答她。

李怀英叹息：“边镇军士确实生活艰难，但是其中也有这样的人，因此在朝中口碑向来不好。其实秀王当年借助北镇军力叛乱，已是武将发泄不满的端倪，可惜朝廷不过是合并边镇，并未触及根源。南边太平无事，朝廷仅仅是加以劝抚，按时颁赐而已。升迁一事不能解决，迟早……”他摇头不再说下去。

真宁冷笑问：“不就是升官，有这么难吗？”

李怀英看出她一无所知，长长叹道：“朝廷已无官可做了！科举不敢停，但殿试减为隔年一试，即便上榜也无从安置，十人一官尚且不够，哪里还有空位给他们呢？”

真宁斜眼看着谢震，不怀好意地笑道：“果然还是家里出了皇后好，三个十岁的孩子就有官做。”

见谢震不理不睬，她没意思，又问李怀英：“先生觉得，这种处境如何改变？”

“必须重置边镇，将冗余兵力转为戍民。另外新制条令，改掉百余年来的升迁办法。”李怀英说完，谢震也转过脸正视他。

“大敌当前，怎能重置边镇，废兵为民？！”谢震总算说了句话。

李怀英忙说：“此举自然不便在北方边镇推行，但于南方边镇，已是不得不为了。”

“一动南方，北方还看不出矛头所指吗？人心不安，必有大乱。”谢震拧眉反驳。

李怀英奇道：“戍兵转为戍民，可以自给自足，至少生计得以维持。”

谢震怒目注视他，说：“先生以为，北人代代为兵，仅为一口饭吗？国家安危系于我辈，我们祖祖辈辈以为国捐躯、马革裹尸为荣。戍民呢？皆是流放的罪犯。即便能够增谷万担，可谁愿失去清白与荣耀，世代与罪犯为伍？即便他们自己不怕，也怕子孙受连累。

朝廷日后再有惠政于兵，也难以惠及后人。”

李怀英认真听取，若有所思地连连点头，叹道：“看来是我纸上谈兵，异想天开了。”

谢震闻言，脸色微微缓和，说：“北镇之所以自成一体，最初就是因为无人真正去了解我们需要什么，或者了解，但并不想给我们。朝廷要么不大理会，要么拿出一些自以为对我们好但只是表面光鲜的办法。”

真宁左听一句，右看一眼，始终插不上话，刚想开口，门外忽然一阵骚乱。

仆人来不及通报，便有两少年急匆匆地喊着“先生”冲进正厅。见厅中高坐一位少年，旁边还有个武官，两人愣在门口。

李怀英急忙斥道：“不得无礼！”

他欠身向真宁和谢震解释：“这是我的两个学生，平日随便走动惯了，令二位见笑了。”说着将那两人拉出厅外。

“出事了，先生！”一个少年急吼吼地说，“羽林军把大理寺砸了！”

厅中的真宁与谢震听得真切，相顾骇然。

李怀英急忙问：“怎么回事？”

另一少年说：“听说衡侯醒了，说打人者不是羽林，是市井无赖。羽林军轰然大乱，说大理寺白白打死他们的兄弟，要大理寺卿出来赔罪。大理寺今日大门紧闭，无人敢应。羽林军一时恼怒，掀瓦的、撬砖的、搬石头的，找到什么都向里面乱扔，只是不敢在皇城之中投枪放箭，否则大理寺也早出人命了。”

厅中，谢震站起身向真宁说：“殿下，请速回宫。”真宁惶惶地不住点头，可是身子动不了。谢震上前来抓住她手臂，强搀起来向外走，对李怀英告辞。

宫门前的那两个侍卫已经尾随而来，在李家门外等候多时。真宁顾不上乱发脾气，只听遥远的叫骂声传来，大理寺一带动静非常。谢震沉下脸，将真宁推上马背，自己也上马，牵了真宁的缰绳说：“请随我走这边。”

附近的仙鹤坊、安化坊，有不少好事之徒出来看热闹，谢震一行人避过他们。可是走不多时，前面一伙壮士推搡着一个穿官服的人，边走边叫骂：“你不是会写诗吗？来写啊！七步写不出来，打断你的腿！”旁边一顶风雪轿烂在泥里，显然是被他们砸毁的。

真宁颤声大喝：“你们是什么人？竟敢公然侮辱朝廷命官！”

那伙人听见她的声音，都转过身看，然后忽向这边大步奔来。真宁见张张面孔狰狞，吓得一声尖叫，掉转马头逃命。

“殿下！”谢震惊呼，连忙策马去追。

真宁本就不熟悉这些道路，惊慌当中不辨方向，不久之后自己也不知道跑到哪里了。一团团人群，愤怒地向一座宅邸当中扔火把。那宅子里已浓烟滚滚。马驮着她跑过去之后，又经另一座宅院，大门破开，歹人与仆人里里外外地乱跑乱叫。她吓得紧紧伏在马背

上不敢动，不多时见到宫城一角，急忙奔驰而去。

这回却被一群人发现了，众人呼地从街巷左右涌出来。这群人不像是羽林军之流，见她一副贵公子模样，不由分说地扯住缰绳，眨眼工夫就把她团团围住，一个个狂魔似的涨红了脸喝问：“你爹是哪里的狗官？”

真宁吓得大哭，挥舞马鞭一通乱打。

“还不退下！”谢震沿路召集一队侍卫，冲散人群。

“殿下，没受伤吧？”他把缰绳向她手里送，只见小公主眼中含泪，浑身抖得像发发热病，双手紧紧揪住马鬃不敢放。

“请恕下官无礼。”谢震抓住真宁的腰带，将她提到自己的马背上，向宫城疾驰。

真宁浑然不知，只记得在宫城门前，她还逞强说可以自己走。进入宫门，骤然安静，再没有喧闹的暴徒，她终于忍不住大哭起来，一边哭一边跑向玉屑宫：“父皇——父皇——”

有人听见她哭喊，冲出来阻拦：“殿下，勿在宫中奔走哭号，吓坏宫人。”

原来是崔落花先一步回来。她也看见羽林军在大理寺闹事，已经禀报皇后。此时皇后正在玉屑宫。朝廷从未发生过这种事，天子震惊，已下令去捉拿聚众闹事的首犯，并要大理寺迅速禀报拷问致死的事。

“大理寺卿来不了，听说翻墙逃走的时候被人用木杆打下墙头，摔断了腿。”崔落花说起来，犹自心惊胆战，“幸好摔回墙内，若是掉在外面，恐怕不止断一条腿。”

真宁在她的搀扶下，一边走一边哭哭啼啼：“他们恨我们。”

“殿下这是哪里话？”

“他们问，我爹是什么狗官。”

崔落花勃然大怒：“是谁讲这种大逆不道的话？！”

“他们又不知道我是谁，只看衣服就要打我。”真宁哽咽说，“我们从小就学‘爱民如子’，但孩子也有可能恨父母，我也不可能爱那些想打死我的人。我还以为，只有皇后招人恨，其实我们有什么差别呢？”

崔落花哑然：“没人恨皇后。”

真宁那张冻红的脸上咧开一个难看的笑：“只有你们还信这话。”

她回到寝宫，扔掉那件被许多脏手拉扯过的衣服，有生之年再没有微服出宫。

睿洵在玉屑宫听完事情始末，其间眉头不曾松懈片刻。

“你是不是在庆幸，一开始没有督办大理寺这件事？”他父皇的口吻仿佛在开玩笑。

睿洵想了想说：“儿臣若是介入，或许大理寺就不会闹出人命，也就没今日之事了。”

“你来调停此事，”深泓说，“不得推诿。”



“父皇，事已至此，仅剩判明是非，严惩凶徒，还有哪里需要调停？”

“你在冬宴上褒奖卫侯、衡侯——这才是诸事之因。”深泓说，“羽林军殴打大理寺少卿时，说的是‘会作诗’。拷打嫌犯至死，自然有刑律处置，但他们还是向大理寺发泄超出常理的怒气——因为没有得到你的尊重，又没法向你发泄。”

睿洵难以置信：“父皇要我尊重这些暴徒，对他们从轻发落？打砸大理寺，殴打官员，必须依律严惩！若他们能得到储君的从轻发落，那明天满世界都是法外之徒了！”

“我们是帝王。现在的帝王，未来的帝王。”深泓看了儿子一眼，淡泊地说，“人们都知道律令会怎么判，大理寺卿知道的比我们还多，但人们不会当他是皇帝。因为这个国家不仅有律令，还有人比律令高那么一点点。我们尊重国家的规则，但也要在这种骚乱时刻，提醒人们别忘了我们的位置。从轻发落，或者从重发落——你来处理。”

他看得出来，睿洵又犹豫了。并不意外。他几乎想不起来，儿子脸上几时有过坚决的表情。这时候，潘公公进来报：“皇后来了。”

深泓刚点头示意，她就急匆匆地走进来，脚步没在镂屏那里停顿。

“真宁怎么样？”他问。

“吓得不轻。”素盈蹙着眉摇头，“妾不该心软放她出去。”

“无须自责。她自己想看宫外，外面就是这样，不尽是好的。”深泓不再多说。

睿洵上前一步请愿：“父皇，袭击公主与趁势作乱的暴民，请交给儿臣一并搜捕处置。”

素盈在旁边提醒：“殿下，真宁说那些人并非羽林军，若追查，恐怕要惊动全城。”

睿洵正色说：“羽林军袭击大理寺，固然应当严惩，但有人趁势作乱，劫掠良民，危害百姓，不应算在羽林军头上。一并捕到，断明是非罪责，更为妥当。”

“你去督办吧。”深泓说完挥手示意他退下，转向素盈微笑，“一年就一个生日，竟被这种事情搅了。”

素盈笑说：“这两件事怎能相提并论呢？再说，妾本无心庆祝。”

“衡侯醒来说，袭击他的人不是羽林军，是市井无赖。”他的声音一转低，素盈便警惕起来。

“是妾失算了。”她歉然说，“本以为这样可以息事宁人，便要衡侯夫人教他这套说辞，未料到羽林军会因此袭击大理寺。”

深泓摇头：“他们不是因为这个。”

话说了三分，他含笑打量素盈，问：“衡侯夫人那脾气，居然肯听你的？”

素盈笑道：“妾本来怕劝不动呢！谁想到只是说说，她便听从了。”

深泓继续问：“怎么说的？我也该学学。”

素盈回想，笑答：“妾说，冬宴本是犒赏文武百官同心协力安度一年。若是衡侯专喜欢挑这种时候给人难堪，从此以后不必来了。况且，他那诗除了让圣上看见文武相轻，也

没什么了不起的内涵。因言获罪确有不公，有人会为他主持公道，但以后不要再给圣上、东宫找这些麻烦了。”

深泓注视她说每个字时的细微神态，问：“那你说，洵又是为何赏他？”

素盈眨一下眼睛：“妾不便评价东宫。”

“因为他自以为外出领兵，天下兵马大元帅已经得到武将的支持，需要拉拢朝中文臣。卫侯、衡侯恰好不是宰相党羽而已。”深泓微微叹息，“再者，就算向林、谢两位将军示好，他们也不可能舍皇后而投东宫。”

“陛下这样想，那妾实在是罪大恶极。”

“如果是洵这样想呢？”深泓嘴角的微笑与口中话语并不相衬，在他脸上却又意外地和谐，“他能赏给衡侯一只琉璃杯，而你能让衡侯改变说辞。”

素盈笑道：“妾能做到，并非自己的能耐，是因为搬出了陛下。有能耐改变说辞的是陛下，还有衡侯夫人。”说罢，淡淡地劝道，“陛下请不要再拿妾与东宫比较。他是未来的帝王，不需要与我这样的人比。”

深泓紧盯她的眉眼，许久，惋惜似的说：“当初，我以为他选侧妃的结果会是你，已经准备好同意。”

素盈习惯掩盖惊诧，但这回还是有一些没能死死掩住。

“但是他的想法……”深泓长叹，“他做事总是这样，意图美好但脆弱，自己造出许多阴差阳错。”

素盈一时无语，低头说：“陛下该休息一会儿，容妾告退。”

她走出温暖的宫殿，天空阴沉，扫过雪地的风如冰刀。面上一僵，整个人被冻得清醒了。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意思呢？阴差阳错的事情并不值得责难，那些他打定主意要做的事，才是两人分崩离析的根由。不可能重来。

第二天常朝，深泓难得亲临昭文阁，众臣欢欣，唯独宰相告疾未到。众臣都知道，皇帝勉强亲临，一定是因为昨日出了羽林军那事。听说事情交由东宫督办，且已捕获羽林暴徒若干，众人无话可说，只是不乏要求重惩羽林军的进言。

及近午时，琚相忽然求入玉屑宫面奏。深泓并未见怪，反而笑说：“姗姗来迟，定是事出有因。”

琚相面色凝寒，并不避讳素盈在场，跪倒道：“臣有罪——兰陵郡王遇刺一案柳暗花明，臣担心物证有闪失，急交大理寺，不想大理寺遇袭，大理寺卿闭门不出，传送物证的少卿路遇歹徒，物证俱已丢失。”

素盈与深泓默默对视，两人眼中所蕴含的意味却不相同。深泓简短地吩咐：“皇后回避。”

目送她离开，他不慌不忙地问：“既然宰相见过证据，说说看，是什么？”

据含玄再叩头道：“空口无凭，不敢妄奏。”

“是真是妄，我会判断。”

据含玄静了片刻，徐徐地回答：“西陲军中有一军校，他找到一样东西，托人送交兰陵郡王。有人误以为郡王已经得到，想要杀他灭口。其实那东西辗转多人，最近才抵京，可惜……”

——“这般神秘秘，到底是什么东西？”

据含玄又斟酌了片刻，才回答说：“是东宫串通西国，出卖龙骧将军属下八千精兵的书信。”

深泓默了一会儿，说：“带大理寺少卿来见我。”

三九冰雪映日光。天道存阴阳，消长亦有常。

第三句消寒令抽中了丹茜宫，本该在今日聚集后宫妃嫔同赏，碰巧又是腊八，合该热闹一次。但昨天出了那样的事，皇后罢宴，只题了一句，传送宫中。

钦妃拜见时赞道：“皇后果真是皇后，笔下没那些风花雪月。”

素盈笑说：“我向来不会写这些，头疼得很，索性欺负众位不敢笑我，胡诌应付差事。”

“娘娘身为皇后，照样是自己应付差事，不像东宫妃，找一个奴婢顶替。”钦妃不忘讥诮，顿了顿，又带着几分担忧说，“只是这诗模棱两可，恐人多疑。”

素盈含笑说：“大冷天，大家闲着也是闲着，活动活动脑筋，好打发日子。”

钦妃忍不住笑了。

素盈端详她的笑脸，忽然问：“姑姑，月信如常吗？”

钦妃慢慢收住笑意，未回答。素盈缓缓地点了点头。

钦妃伸手拉住她微冷的手，心平气和地说：“我想，是时候了。”

“哦？”

“忘了八皇子。”钦妃说，“无论怎样怨恨别人，我内心深处一直都知道，是我的错——我在没有能力保护孩子的时候，当了母亲，结果害了他。”

“现在呢？”素盈问。

钦妃认真地点头：“既然我有能力成为领军的皇妃，有能力击退敌军，我想，我也有能力当母亲。”她注视素盈，目光温和，“你告诉我，余生可以有别的样子。现在，我有了想要的样子。”

素盈笑了笑，平静地反握住她的手，说：“你可以的，一定会有平安健康的孩子。”

钦妃用力按住她的手，坚定地说：“是我们两人可以——你和我一定可以养育内心明亮的孩子。”

她们正在里面说话，外面宦官匆匆跑来，向崔落花耳边说了几句。崔落花大惊，急忙

入内唤一声：“娘娘。”

钦妃知道这一声是提醒她该走了，便起身告辞。素盈在她耳边叮咛：“诸事小心。”

崔落花不等钦妃完全走出门，就快步走到素盈身边。

“什么急事？”素盈问。

“昨日，有个大理寺少卿挨了羽林军的打。”

“我知道，”素盈皱起眉，“出人命了吗？”

“不是，”崔落花说，“羽林军将他的衣服帽子都扯烂了，里面有一样东西，也落到了他们手里。原来是东宫私通西国的书信。”

“什么？！”素盈也惊呆了，“什么样的书信？写了什么？”

“说是东宫与西国私下媾和，葬送龙骧将军麾下八千精锐。”崔落花忐忑地说，“今日全城大肆搜捕羽林。羽林军说，他们已将参与闹事的那些人绑送大理寺，东宫大肆搜捕，致使清白羽林沦落大狱，是为了找回这东西。因此五百多人聚在宣明门外登闻鼓院，要将书信和诉状面呈圣上。”

素盈呆愣半晌，回过神，压低声问：“你看这是……相爷的意思吗？”

崔落花无从回答，也犹豫半晌才说：“很难说。但是，东宫通敌叛国，全京城都传开了。朝野哗然，要求废太子。”

素盈恍然不知该说什么。崔落花又报：“圣上已重回昭文阁，召见众位大臣与兰陵郡王。”

“我要去看看。”她站起来。

据相……她侥幸在他面前施过诡计，此后无论怎么告诉自己不能低估他，还是低估了。现在她必须忘记过去那些侥幸，永远记住今天。

但是，他并不是此时此刻值得她注视的人。

阁下明戈亮甲，一片森森寒光。领军将军见皇后来到近前，行过君臣礼之后说：“娘娘留步。圣上在阁上议事，后宫妃主不得入内。”有禁军护卫昭文阁，看来羽林军的人已经来了。这阵势倒不是怕他们，是要他们知道，羽林并非唯一的侍卫之臣。

“我不上去，就在这里等一会儿。”素盈浅浅一笑。

领军将军为难：“此处风急霜重，兵戈往来，娘娘不宜久留。”

素盈不理他，见一队侍卫送着一个人渐行渐近。她好奇是谁来得这么晚，仔细端详才发现是哥哥素飒。

领军将军迎上去道：“郡王请速登阁。”素飒以君臣之礼与素盈相见，一字未发便匆匆入阁去了。

素盈目不转睛地送他的身影入内。领军将军又劝说：“务请娘娘以凤体为重，速返丹茜宫。”他是武将，说话直来直去，素盈和藹地笑了笑，并不怪他，可也没有妥协的意思。

她又等了一会儿，谢震从阁中出来。见皇后在外，谢震上前施礼。素盈问：“叫你来做什么？”

“臣与真宁公主都亲眼看见羽林殴打少卿。”

两人不便多言，匆匆别过。片刻之后，几名羽林军退出来，并没有穿戎装，可是俨然带有一股独特的气势。接着是众位大臣紧锁眉头，一一自阁中退出。又过了一会儿，素飒随琚相一道走了出来。

琚相随口问了一句：“大冷天，娘娘怎么站在这里？”

素盈不回答，反问：“还有谁在上边？”

琚相露出一个古怪的笑：“圣上在等人，娘娘这时还不能上去。”

素盈没问他在等谁——她看见远处，睿洵被一队兵士簇拥着走过来，便明白了。皇帝一个人承受了全部发难，最后才独自面对他儿子。

琚相带着一点兴致观察她：“等着和他碰面？”

“他”指的当然是睿洵——琚相以为素盈想看看睿洵的表情。可素盈没理会。她无视从旁边走过的太子，定定地伫立在昭文阁下，显然不达目的不会离开。

“现在有点好奇你要请求什么。”琚相轻喃一句，步履缓慢地走开。

他身后的素飒关切地看了看妹妹，说：“你放心吧。”一字字掷地有声。

素盈绷紧面孔，直直地瞪着他，最后严厉地说：“你先回去。”素飒知道，她一定是对那封书信起疑。他还想说些什么，但这里实在不是说话的地方，只得生硬地躬身告退。

睿洵看多了他父皇在玉屑宫半倚御榻的形象，此刻诧异地发现，他再次出现在那面描龙画壁之前时，威风依旧。

“父皇，儿臣已听说羽林军在登闻鼓院闹事，但儿臣俯仰无愧。”他本来就无所隐瞒，又着意添上几分诚意，那口吻听起来近乎可怜。

深泓直直地注视着他，一言不发，伸手拿起书案上的一张纸，轻轻一抛。那张纸飘飘忽忽地落在睿洵面前。他大惑不解，拾起来看了两眼，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。

“西陲一个军校拼死得到这封密信，送给兰陵郡王。中途几经风波，落在羽林军手里，呈给我看。这是你写给西国主帅的信，里面所书，与你禀报的战事并不相同。”深泓双手撑着书案，慢慢地站起身来，“你葬送了龙骧将军的精兵，换得西国来日出兵助你登上皇位的许诺。借此机会乘胜修和？与西国王密约儿女婚姻？的确，后家、宰相拥有的，你还没有。你妻子拥有的，你不情愿依靠。可是——向外敌寻求助军？你疯了吗！”

睿洵喉咙里仿佛塞了一样东西，吞吐不得，憋得他浑身颤抖。

“这不是真的！这是捏造！父皇，这是假信！”

“完美的假。”深泓一步步走过去，拾起那张纸，“文辞、笔迹、印信，甚至，落在右边的火星——你惯用左手，写字时，灯烛总是放在右边。你要如何证明这不是你的亲笔？”

“这些细节尽人皆知！诚心模仿怎会不加注意？”睿洵痛苦地向父亲大喊，“为什么要我证明？只要你相信，我就什么也不需要证明！”

“那么给我一个提示，让我面对天下的时候，可以告诉他们，我不是偏袒自己的儿子，我是在为一个清白的人主持正义。”

“父皇，是你告诉我，我们比律令高那么一点点。你的话就是正义！你可以为兰陵郡王御笔断罪，为什么对你的亲子满口推诿？”

“兰陵郡王算什么！你是国家的储君！”深泓看着这个几乎绝望的孩子，极缓慢地摇摇头，“你太傻了。你可以玩弄权术，但绝不能沾上背叛国家的嫌疑。权力是国家给我们的。”

睿洵惊诧地望着父亲，忽然怀疑他们是否真是父子。

“可我什么也没做。”他讷讷地说，刚说完就明白了，他有没有做，谁会在乎呢？所有的人，只在乎他们看到的。

他无力地发出一声长叹。

在羽林军对他满怀敌意的时候，一封伪造的信忽然出现，落到他们手中。不巧的是，那封信也在说着同样的事——储君是如何糟蹋武人的性命。更不巧的是，他现在满脑子想到的，不是如何为自己雪冤，而是一句话——

不，父亲不会救他。

如果连这样一个孩子也搭救，无异于对全天下说：“他是我的儿子，他做任何事，我都会原谅他。即使他通敌叛国，我也宽恕他。”

皇帝不会那样做，否则就是告诉全天下，国家可以交给一个叛徒。那还有谁会忠于天子？皇帝绝不会那样做，就算明知他什么罪也没有犯。

“啊！啊！”睿洵连连叫了两声，声音越来越苦闷，可是再无任何意义。

怎么会突然变成这样？怎么会落到这地步？他呆呆地看着父亲，看了好一会儿才说：“父皇，今天是腊八。”

深泓默默地看着儿子忽然变得平静，心中隐隐痛起来。

“儿臣原本备了素粥，打算亲手侍奉。”睿洵说，“父皇想尝尝吗？”

他说话的口气，犹如今生今世再没有机会。深泓心中一软，柔声回答：“你去取吧。”

睿洵拜了一个大礼，起身离去时，风度依然很好。

“父皇，我的确太傻了。”他的声音忽然深沉，“我傻到以为对手和我一样，玩弄权术的时候，不会搬动‘国家’这颗砝码。”

深泓扶着椅子坐下，累得仿佛再也无法站起来。昭文阁静悄悄的，只有他一人享受死寂。

一串小心翼翼的脚步声踏着软毡登阁。素盈的身姿慢慢映入眼帘。她走上前施礼，仔